

鲁迅一生都是诗

——读黄乔生《鲁迅诗传》

李庆林

作为专门研究鲁迅的学者,黄乔生以鲁迅先生的诗歌为切入点,视角新颖,构思细腻。并以诗证史,诗文互证,随文配以若干人物图片、书影、诗作手稿等,著述出这本《鲁迅诗传》,展现出黄乔生在鲁迅诗歌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和底蕴,也为人物传记文本提供了一种全新路径,使其在鲁迅传记领域独树一帜。

黄乔生在该书中说:“鲁迅常被称为小说家、杂文家、散文家,很少被称为诗人。而诗是第一文体,鲁迅最先被记录或发表的作品正是诗,诗在他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没有缺席。”在学者黄乔生看来,鲁迅用全部文字写成了一篇篇抒情诗,他的传记,便可称为“诗传”。

全书共计20章内容,每一章的标题皆为鲁迅的诗句。鲁迅一生不苟且,不妥协,独立思考,直面人生,恰恰正是诗的姿态,鲁迅一生都是诗。那句家喻户晓的名句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

俯首甘为孺子牛”;那样决然的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明其志;感人肺腑的“梦里依稀慈母泪”抒其情;浑然天成的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展其望……先生的散文或小说亦饱含诗意,即使有投枪匕首之称的杂文也形同一首首讽刺诗。他滋润出敦厚温良的诗歌,呐喊于荒芜的旷野,彰显“兴观群怨”的博大和深广,给人以觉醒和鞭策。

鲁迅一生创作了新旧体诗七十余首,散文诗二十余篇,另有译诗若干。黄乔生将鲁迅的诗与生平互证,以丰富的史料为支撑,以自己扎实的研究为基础,呈现鲁迅看似平淡生活中的诗意与奇境,令读者感悟和领略鲁迅独特的诗人风骨,在鲁迅传记的研究方面具有难得的开创性。

譬如第一章“文章得失不由天”中,介绍了鲁迅和他祖父周福清的一些鲜为人知故事,祖父周福清则在旧学方面对鲁迅影响很大,鲁迅自小耳濡目染打下了深厚的旧学功底,对他后来的

成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又譬如第四章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中,详述了鲁迅与第一任妻子朱安结合的始末。再譬如第十四章“惯于长夜过春时”中,聚焦了鲁迅与柔石、殷夫等左翼青年的故事。通过这首旧体诗《惯于长夜过春时》,勾连出史学、诗学等不同维度的问题,也正如黄乔生所言:“这首诗形成一个框架,一种模式,一种悲愤情绪的发泄方法,让那些出身贫寒的、思想激进的左翼人士产生共鸣。”这也完全契合了作者序言中的一句话:“诗传以诗人的诗歌活动为主线叙述其生平事迹,而非诗体写出的传记。”

该书还将鲁迅的《野草》作为重点参考对象,恰恰因为这本散文集“连接鲁迅前期和后期人生、沟通其新诗和旧体诗的枢纽”。书中在史料方面,还涉及一些鲁迅家书或日记。譬如其第一夫人朱安,诸多文学资料中鲜有提及,而鲁迅日记里,分别有1914年11月26日的“下午得归来书,二十二日

从丁家弄朱宅发,颇谬”和1923年8月2日的“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”。可透析出一些夫妻间当年的生活状貌,也可一览鲁迅先生当时的些许心境。黄乔生在书中分析,“寄意寒星荃不察”或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,既传达出鲁迅的家国情怀或者对琴姑的思念,也作为《自嘲》的诗眼,传达出鲁迅以怨恨和无奈的心境对抗着对于现实的不满。

正是站在鲁迅先生诗人或浓厚的诗人气质视角,作者黄乔生为我们打开了通往鲁迅精神世界的另一扇隐秘之门,以及其诗作背后知识分子内心的深层矛盾和张力。

作者黄乔生还这样写道:“鲁迅的文字,无论小说、杂感,也都是诗。他没有写出一部或多部长诗,而是用无数短章组成一部‘杂诗’。”从第一首旧体诗《别诸弟三首》,到最后一首《亥年残秋偶作》,从兄弟情深、离愁别绪,到死之将至、寒意凛然,鲁迅一生都是诗。

耳濡目染之下,我儿子也迷上了阅读,周末我常带他去市图书馆看书。我常给儿子讲名著中的故事,辅导儿子写作。有时,儿子听故事入了神,我讲完了,他还沉浸其中没回过神来。儿子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好评,他的习作也经常当成范文在课堂上朗读。每当这时,我的内心是十分自豪的,为儿子的成长进步而自豪。

如今,我父亲已退休十余年,仍保持着看书读报的习惯。他常讲,阅读使人精神充实,活到老,学到老,人生才有意义。可以说,阅读是我家三代人的共同爱好。值得一提的是,前年,我家还被市文广新局评为全市“书香家庭”。

高尔基曾经说过: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”学习,是一个民族永恒的精神追求。“勤阅读,读好书”则是我们家庭的精神追求,这个好习惯,将世代传递下去……

书香书影

纬五路直播间、街区小舞台、商圈书坊、社区读书角……公共文化空间处处可以感受到文化浸润,多姿多彩、鲜活生动的文化活动点亮了居民的空闲时光。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立足自身实际,挖掘特色文化底蕴,不断完善文化设施,丰富公共文化服务,以“队伍建设、主题活动、特色亮点”三个关键点为抓手,紧紧围绕提升群众对文化生活满意度这一目标,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效,推进全域文化繁荣,真正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。新业态就业群体的“蜂鸟阅读角”、运河广场的“阅读E栈”,相继开展活动百余场,累计服务群众数十万人次,“书香丁卯”已成为丁卯传播文化的一张特色“金名片”。 孙维清 周衡

他们能够将这些优秀的作品通过网络有效“传扬”,让更多人了解打工社会的全景,分享打工诗歌的美好。

《精选》一书所选诗歌,不少作品已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等主流文学刊物发表,或在“中国诗歌网”、抖音、B站、小红书、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上广泛传播,使得打工诗歌有了更多展示的机会,在“传而扬”的路上越走越远。289名人选本书的作者中,有10多人的作品在《人民文学》刊登过。例如,煤矿井下工人张克良的诗歌《黑色尘埃》《爱情故事》两首打工诗歌,发表在2022年第10期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。更多的打工诗歌则在新媒体上开枝散叶、推陈出新。

权威媒体的刊登,新媒体上的竞秀,打工诗歌的蝶变,让人深感“一切都变了”,变得更美好,更具人文关怀。荷兰汉学家柯雷等国外专家也关注了打工诗歌,打工诗歌的文化吸引力与国际影响力,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新的窗口,助益中外文学的互鉴与交流。

读罢《精选》,联想到这次“打工文学回顾展”,不禁让人感叹:“诗和远方”值得追求,打工诗歌已然成熟。经过四十年蝶变,从早期的“记忆”到如今“技艺”,打工诗歌不仅记录了打工者的生活变迁,更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



扑面而来的烟火气和人情味!这是一家一点不方便,却莫名其妙吸引大家停留的便利店。每个人都能在这家便利店找到曾经无处可去的自己。主角堪比便利店界阿甘。你所遇见的每个人都在打一场艰苦的战斗,所以你要友善地对待他们。

《不便的便利店》([韩]金浩然/著,浙江教育出版社2023年1月版)

“是,请问有什么事吗?”
“钱包……”
“啊,是您捡到了我的钱包吗?您在哪儿?”
“……首尔。”
“对,首尔……站。”
她把手机拿开一些,长舒了一口气,然后清了清嗓子说:
“谢谢您帮我找回钱包,但我现在在列车上,等到了下一站,我就下车赶回去。您能暂时帮我保管一下,或者寄存在什么地方吗?见面后我会感谢您的。”
“我就在这儿……也没……别处可去。”
“是吗?好的,那我们在首尔站哪儿碰面呢?”
“机……机场快线方向的……GS便利店。”
“谢谢,我尽快赶过去。”
“不用……着急。”
“好的,谢谢。”

电话挂断后,康女士说不上来是什么心情。因为电话那头的声音就像动物的一样,说起话来还口齿不清,几乎能确定对方就是一个流浪汉。关键还是他那句“也没……别处可去”,以及一看就是公共电话的“02”号码,这些迹象都表明了他肯定是一个没有手机的流浪汉。康女士的心情一刻也无法放松,尽管对方已经说了会归还钱包,她依然感到不放心,生怕对方还会提出别的要求来。

不过,既然对方好意打来电话说要归还钱包,应该也不至于会害人。酬金的话,把钱包里的四万块现金拿给他应该足够了。这时,列车里正好响起了即将到达天安站的广播,康女士把手机塞回包里,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

当返回首尔的列车经过水原时,手机铃声再次响起来。Thank You for the Music的歌曲就像预防老年痴呆似的,一直在循环播放。来电显示还是方才的号码。康女士按捺住内心的不安,接起电话。(选自《不便的便利店》)



有书赶紧读

周慧虹

这两天读邓拓的《燕山夜话》,其中有篇文章《有书赶快读》让我有所触动。作者谈到,他有许多书,没有好好读;有的刚读完还记得清楚,过些日子又忘了;偶然要用,还要临时翻阅,自己常常觉得可笑。

作为老一辈知名新闻人,在革命战争年代、在繁忙的工作当中,他见缝插针地读书写作。厚厚一本《燕山夜话》一百五十多篇文章,涉猎领域方方面面,每篇文章不仅语言平实娓娓道来,而且旁征博引干货颇多,足见作者读书之广博。即便如此,邓拓仍叹没好好读书,诚应有句话说过的,越读书的人越谦虚,越读书越让人感到阅读的必需与紧迫。

不免联想到自己。我的书架上也陈列了不少的书,其中有些书认真读过了,也有些书不过翻翻而已,还有相当多的书买回来后竟无暇顾及,至今仍躲在众多好书身后遇冷失宠郁郁寡欢。凡此情形,正如袁枚说的:“通籍后,俸去书来,落落大满,素蟬灰丝,时蒙卷轴。”

当止纸质书籍,不得不提到的还有大量的电子书。在我的电脑、平板、手机以及电子书阅读器中,如今还囤积了数百本自己精挑细选意欲大快朵颐的好书,这些书我也只是浅尝辄止,很多书系统提示已经存儲数月时间了,然而基于种种主观原因,我就是无从与之“亲密接触”。

有句话说得好,“买书如山倒,读书如抽丝”。在这个经济社会愈益发达,文化出版业高度发达的时代,对于多数人而言顺畅拥有想读的书的确不是什么难事,难的是到手的书能否尽快读完。邓拓在其文章中联系苏东坡、包世臣等文人学者著述撰联,劝诫读者增强阅读的警惕,切莫一天到晚忙忙碌碌,什么书也没有读;还是应该学习古代读书人的勤奋精神,抓紧时间,把藏着的一大堆书有效利用起来。

有书赶紧读,避免它们在书架

上吃灰,不只是让自己买书的钱、挑书时的精力不致白费,更重要的,它能帮助我们逐渐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,使读书成为日常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,进而使自己在读书过程中收获思想上的丰盈、精神上的充实。尤其当前,新书出版的速度越来越快、规模越来越大,这么多的新书究竟该如何选、怎样读,没准,及时阅读自己已买的旧书以及所存储的电子书,就能按图索骥在新书的海洋里觅得契合己意的珍宝,让读书成为打怪升级的无限游戏。

说到有书赶紧读,或许有人会不以为然。我就曾看到这样的观点,认为现在网络发达了,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横空出世,想要获取什么样的知识、资讯尽可以从网上拿,还可求助大模型给出深度思考后的结果,如此形势下,读书完全可以作为点缀,即便要读,知道个大概也就行了。

真的如此吗?我觉得恐怕未必。不管怎么说,无论网上还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给出的搜索结果,毕竟都是“预制菜”,是冷冰冰缺乏思考温度的,也难怪“大路货”之嫌,与读者自己亲身阅读后的综合收获相比终有很大差距,所以,仮要自己一口一口地吃,书也需要自己一本一本亲自去读。既然那么多的好书等待自己去读,自我认知的更好提升也需要在读书中事半功倍地去激荡、去促成发生“化学反应”,那么,我们不妨时时提醒自己,尽量排除外在干扰,一心一意沉浸到书籍的世界中去。

一句话,我认为你们现在手上已经有书,希望你们赶快读吧。”在《有书赶快读》的结尾,邓拓的呼吁简单而又坦诚。六十多年后的今天,如此呼吁仍不无现实意义。作为我,是该好好梳理一下手头藏书,给自己已定出目标、列出计划,日积跬步在不断攀登中体味读书之乐;作为每一位真正的爱书人,是不是也该从此刻做起,有书赶紧读?



“诗和远方”的蝶变

张一文

实情感,为打工诗歌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基调。

《精选》一书选编了不少这样的作品。“乘着电话线,就给故乡的亲人道一声平安吧/如果我的声音足够大/如果我站得再高一些/我就可以顺着电话线回到了家/”(马亭华《把故乡带在身上漂泊》),无论是“把故乡带在身上漂泊”还是“顺着电话线回家”,想象都很奇特,拓展了诗歌的意境空间,令人深切感受到一种外出打工的诗意乡愁,让情感在独特想象的发酵下更具感染力和冲击力,催人泪下。

一般认为,农民工为主的打工诗人的“知识贫困”,导致早期打工诗歌所反映的主题相对比较单一,主要集中在对打工者艰难生存状况的描述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。

新世纪打工诗歌:鉴而明,思而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,进入新世纪,打工诗歌进入“鉴而明,思而作”阶段。打工群体发生了变化,80后乃至90后成为打工群体的主力军。他们受惠于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,一般都有大学文凭,对诗歌的创作与欣赏产生了更高的追求。远方打工的

诗人们,开始借鉴不同的文学风格技巧,对打工生活进行全面深入的审视。他们不再局限于简单描述,而是思考这种生活背后的社会意义、人性价值等,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有明显提升。

例如,《精选》一书选了曹启正的诗《我在工厂里认识世界》,诗中写到作者的主人翁态度:“我要拧紧每一颗螺丝钉/我知道它们一旦出了国/就会有一个好听的名字/中国制造”,诗中体现出一种积极向上、认真负责的主人翁态度,这与早期打工诗歌中常见的对打工生活的抱怨、诉苦等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类似这样“鉴而明,思而作”的打工诗歌发展期作品,《精选》还选编了很多。例如,李海涛的《十月一日》,写一个打工者国庆节加班的自豪心情。这些作品使打工诗歌从简单的情感抒发向更有内涵的作品转变。

新媒体时代的打工诗歌:悟而创,传而扬

进入新媒体时代,打工诗歌发展到“悟而创,传而扬”阶段,达到了新的高度。诗人在对打工生活深刻感“悟”的基础上进行大胆“创”新,